

語之謎

夏日午後，碧藍如水的天空好似可以滴下清澈的水珠，少年坐於靠窗邊的位置，手托著下巴望向窗外。

他想著，時間是否能在此時此刻，就這麼悄悄的靜止了。

放學的鐘聲響起，有些人三三兩兩的結伴離開校園，有些人仍圍在教室或走廊上聊天，笑聲與談話聲此起彼落。

這是間位於南部的高級中學，暑假過後剛開學幾天，校園仍漫著悠閒的氛圍。

「誒誒！阿云！誒！云綃！都下課了還在發呆，跟你說件事。」坐在前排的同學湊了過來，順手搭上少年右肩說。

「幹嘛。」在神遊的神智突然被拉了回來，云綃略有不滿的挑起眉。

「誒跟你說！我暑假去了動漫展，辛辛苦苦的搶到了個好東西喔！」

「有話快說好嗎。」云綃並無刻意隱藏語氣裡的不耐。

「登登！這是我花了兩小時排隊買到的限量人物卡組喔！」前排同學像獻寶一樣捧出一盒長方型卡片，以充滿炫耀的口吻說。

看著一張張人物卡上動漫畫風的少女，各個穿著清涼的泳裝擺出不

同的姿勢。少年幾乎不可聞的嘆了口氣說。

「吳書宇，別和我討論你那下流的興趣好嗎。」

「誒阿云你怎麼這樣，我可是因為你是我的好兄弟才給你看的！」

云綃自動忽略了書宇同學埋怨的話語，逕自收拾起了書包。

「一起走嗎？」

「好阿！喂喂等我一下阿云！讓我收個東西嘛！」

「阿！小云！要回去了嗎？我和你一起走。」

本來在一旁聊天的少女，看到云綃從座位上站起，馬上和身旁的朋友說了再見後便走了過來。

「嗨，小欣！」書宇笑咪咪的打了招呼

云綃卻在聽見那聲稱呼後皺起眉頭。

「都說過多少次，別再那麼叫我了，又不是小孩子。」

「誒都叫這麼久了，一時也改不過來嘛。」少女向云綃扮了個鬼臉。

他們三人就讀同一所中學，從國中時就是好朋友；梁欣和云綃更因為住的地方相近，從小就玩在一起，可謂青梅竹馬。

太陽斜斜的掛在西邊，把影子拉的長長的，伴著三人一同走出教室。

一到走廊上，卻聽得另一道聲音傳來。

「……暑假上映的那部『福爾摩斯』還不錯，懸疑的犯罪劇情很到

位，福爾摩斯破案手法也很精湛；尤其是他揪出犯人那刻！真不愧是柯南道爾筆下……」

一連串與推理相關的熱烈討論滔滔不絕的傳來，在云綃班上，誰都知道鄭祥昕是不折不扣的『福爾摩斯迷』，總是三句不離推理。

書宇聽到後誇張的向云綃和梁欣聳了聳肩，還故意嘆了一口氣說。

「真不知道推理有什麼好的，不就是讓人想破頭而已嗎？而且福爾摩斯只是個虛構的人物，哪有人可以這麼神；那些案子聽起來也都很假，在現實中根本不可能發生。還不如看我的動漫比較實際！」

由於書宇同學渾然不覺自己說得太大聲，在云綃還來不及吐槽他：其實動漫也是虛構的東西之前，祥昕就一臉不悅的走了過來。

「吳書宇，注意從你口中說出來的話！」

可能是因為祥昕的口氣實在是太不友善，書宇也不悅的提高了音量。

「怎樣！我就是要說！福爾摩斯就是個騙子！那些手法也都是騙人的把戲！你能拿我怎麼樣！」

祥昕的臉色又更沉了一些，梁欣站到云綃身旁和他偷偷咬耳朵。

「嗚阿，阿宇踩到他的地雷了！」

冷不防的，祥昕伸手提起書宇的衣領，書宇也不甘示弱的抓住他的手腕，空氣中瀰漫著一觸即發的火藥味。

「我會讓你知道，侮辱福爾摩斯和推理的後果！」

他們瞪著彼此僵持了一會兒，但祥昕最後只說了這麼一句話，鬆開了抓著衣領的手，神色陰霾的轉身就走。

「可惡的書呆子！推理了不起喔！阿阿！真是太令人不爽了！我今天回家一定要多看一集動畫！」

書宇拉好制服的衣領，嘴裡同時嚷嚷著。

「你自己本來就想看吧，找什麼藉口！」該吐槽的地方云綃總是不會放過。

翌日，度過了第一、二堂讓人昏昏欲睡的化學課，林云綃一副睡眼惺忪的樣子，被書宇同學拖著又換了一間教室，不情願的去上音樂課。

坐到位置上不出幾分鐘，云綃就半眯著眼，又不知道神遊到哪去了。突然一陣風拂過臉龐，伴著優美的旋律傳進耳裡，令他馬上清醒了幾分。

原來是老師坐在鋼琴旁為台上的同學伴奏，但奇怪的是，云綃發現彈到某個段落，傳出的聲音好像有些奇怪。

「走音了嗎……」聽著不完整的音符，他並無多想。

午休，云绡吃完午餐後就趴在窗邊吹著風。

「要喝嗎？」

銀鈴般的聲音在耳邊響起，一轉頭就看到梁欣拿了罐飲料在他眼前晃了晃。

盯著她看了一會兒，云绡便接過了梁欣手中的飲料。不管看了多少次，少年從很久以前就一直覺得，少女透澈的眼眸漂亮得很，就像夜空中閃爍著熠熠光輝的星子。

「阿宇呢？」梁欣問，少女嘴角總是噙著一抹溫和的笑。

「誰知道？又跑去哪鬼混了吧！」

風徐徐吹來，一切看起來那麼的祥和美好，只要沒有那一陣喧鬧聲打斷。

「阿云！阿云！大事不好了嗚嗚！」

說人人到。

「又怎麼了？」云绡無奈的回應。

「嗚嗚阿云我跟你說，我的限量版人物卡組不見了！」

「應該是你自己忘記帶出來吧？」

「沒有啦！化學課換教室前我有看到它好好的放在書包裡！」

書宇同學看云绡一副不想搭理的樣子，哭喪著臉轉而向梁欣求救。

「小欣幫幫我～」

「書包和座位四周都有找過了嗎？」梁欣好心的問。

「有阿，可是都沒看到。」

「說不定是哪個對你懷恨在心的人把它偷走的吧？」云綃一副事不關己，在一旁落井下石的說著風涼話。

「怎麼可能，我們早上四堂課都不在教室，有誰會來拿阿？」書宇癩著嘴反問。

「阿，這麼說來，鄭祥昕在第二堂化學課的時候好像有離開教室喔！」梁欣突然想到。

「去哪阿？」

「好像是跟老師說要去廁所。」

書宇想到昨天和那傢伙起的衝突，頓時一把火冒了起來，氣憤的一口咬定一定是他幹的。

「我去找那臭傢伙！」

「阿！等等阿宇！」

梁欣還來不及阻止，書宇已快步走向坐在教室另一端的鄭祥昕。

「喂書呆子！一定是你做的吧！把我的東西拿出來！」

這次換書宇揪住鄭祥昕的衣領低吼著。

「誰拿了你的卡片阿，有證據可以證明是我做的嗎？你的東西我根本連碰也不屑碰！有本事不會自己去找出來。」

鄭祥昕推了推眼鏡，以挑釁的眼神睨著吳書宇。

在一旁的云綃像發現了什麼似的，皺了下眉頭。

「你最好放手，野蠻人。」

聽到那番話，書宇頓時為之氣結，開口一句髒話就要罵過去；但最終還是忍了下來，一臉憤恨的走了回來，嘴裡還碎碎念著。

「可惡阿！我一定要找到證據讓他吐出實話，把我的東西交出來！」

「不用了，已經可以確定是他拿的沒錯。」

「小云你怎麼知道？」「咦？阿云你知道？」

兩人同時轉過頭看他，害他一時反應不過來，只好別過頭。

「剛才你不是向他說：把我的『東西』拿出來嗎？」

「恩對阿。」

「可是鄭祥昕卻說：誰拿了你的『卡片』吧。你只說了交出你的東西，他怎麼會知道你丟的『東西』是卡片呢？這樣如果東西還不是他拿的就奇怪了。」云綃接著說。

「啊啊！那卑鄙的臭書呆子！」

書宇霍然站起身，一副要幹架的樣子想馬上去找鄭祥昕理論。

云綃卻猛地拉住他的後領，害他有種要窒息的感覺。

「阿云你幹嘛啦！」書宇扶著桌子咳了幾聲。

「別浪費力氣了，就算你再問，他一樣可以抵死不認；而且聽他的

口氣，東西一定不在他手上，應該是藏到別的地方去了。」

「那要怎麼辦阿？」

「既然他都向你下了戰帖，不好好接受怎麼行。」

云綃露出一抹充滿玩味的笑容。

「就不相信找不到呢。」

基本上書宇和云綃一樣都是個上課專門打混摸魚的傢伙，云綃不用多想就知道能倚靠就只有品學兼優的梁欣了。她就是那種上課專心聽講、放學後認真複習的好學生。

「欣，鄭祥昕是什麼時候跟老師說要去廁所的？」

「好像是下課前二十分鐘吧。」

「那他離開了多久？」

「想想喔～大概四、五分鐘而已。」梁欣歪著頭想了一下

「時間好短。」云綃又皺了下眉頭。

「他會不會先從教室拿走我的卡片之後再到廁所藏起來阿？」書宇插嘴問道。

「可能性不大，有太多人會去廁所了，很容易被發現。若真要藏在廁所，我想他也只能藏在水箱裡；水箱又太高，丟進去後要拿出來很麻

煩。他應該會藏在一個更方便拿到的地方。」

「那他會不會把它埋在花園阿？或是藏在別棟大樓？」

「你傻了嗎？他才離開五分鐘而已。」云綃忍不住向書宇同學翻了個白眼。

「說的也是。」書宇不好意思的吐了吐舌頭。

「他要藏也只能藏在這一層樓。」

云綃說著，從抽屜拿了一張紙出來。畫了這一層樓的平面圖後又說。

「我們分析一下，用最短的時間假設他只離開了四分鐘。廁所在這層樓的最右側，化學教室在最左側；而我們班在廁所旁邊，來回的話最多需要一分鐘。」他拿著筆在紙上化學教室和班上的距離畫條線，寫上數字一。「若鄭祥昕沒有進去廁所，直接到班上找出卡片再拿到某處藏起來，他只能有三分鐘的時間。」

接著又在線條下方寫上，四減一等於三。

「我們班旁邊還有七班和八班的教室，再接著就是樓梯了；但當時這兩間教室都有人在使用，所以先從選項中刪除。」

云綃在紙上兩間教室的位置各畫一個叉，又轉頭向梁欣提了個問題。

「欣，那傢伙回來的時候手上應該沒有拿東西吧？」

「沒有喔。」梁欣搖了搖頭。

「恩，雖然也是可以藏進衣服裡帶進來，但上課中他也只能先放進抽屜，頻頻有些小動作又容易被關注；我們也暫時不考慮化學教室。」

看到他們倆都點頭同意後，便在化學教室的位置也劃個叉。

「那就剩下樓梯旁的音樂教室，和隔壁的生物教室了！」書宇得出了個在明顯不過的結論。

「雖然我覺得兩個地方的可能性都很大，不過最有可能的應該是……」

「音樂教室吧！」一直默不作聲的梁欣突然說。

「喔～為什麼妳這麼想？」云綃轉過頭看向她。

「因為我們下堂就是音樂課阿，位置絕佳又可順便監看囉。」梁欣回以一個微笑。

「那我們現在去看看？」書宇問

「走阿。」

三人來到音樂教室。環視著牆邊塞滿課本和雜物的四個鐵櫃，和堆放於鐵櫃上方和一旁的數個紙箱。書宇心裡頓時升起了一陣無力感。

「誒阿云，我們該不會要翻遍整間教室吧！」

「你想的話自己去，我可不奉陪。」云綃只睨了他一眼，逕自走向講台旁的三角鋼琴。

在其他兩人還沒反應過來云銷想幹嘛時，他已掀開了琴弦上的蓋子，往裡頭看了一眼後說。

「喏，你的東西。」

書宇走近後一看，發現他的卡組果真被放在弦與弦之間的空隙，讓他驚訝的張大了雙眼。

「咦真的在這裡唉！阿云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對阿小云你好厲害！怎麼知道的阿？」梁欣也好奇的問他。

「剛好猜到而已。」在兩雙閃閃發亮的眼睛的盯視下，不知如何解釋起的云銷只好又別過臉。「確認一下吧，我怎麼覺得鄭翔昕不會這麼簡單就放過你。」

為了轉移剛才的問題，云銷又向書宇說。

書宇把盒蓋打開檢查後，馬上又發出了令云銷頭疼的煩人悲鳴聲。

「嗚嗚真的誼阿云！少了一張！還是我最喜歡的那張～」

為了停止那惱人的聲音，云銷用手捏了捏眉心，想想後又問。

「欣，鄭祥昕音樂課之後還去了哪裡嗎？」

「他幫我一起把音樂老師的書拿去圖書館還喔。」

雖然對於這麼輕鬆就得知的目的地感到疑惑，云銷仍決定先動身前往。

「那下一站也很明確了，走吧。」

他們一夥人走下樓梯來到了一樓的圖書館，跟著梁欣走到還書箱旁。

「都還在這裡呢，老師要我們還的書。」她說著從箱子裡拿出了六本厚書。

「先找看看。」云綃發號完司令後，三人就動手翻起了書本。

但不管三人多仔細的翻過每一頁，卻連個像卡片形狀的東西都沒看到。梁欣甚至還在千鈞一髮之際制止了把書皮掀起來找不著，還想把黏貼處也撕開查看的書宇同學。

「啊我想到了！我們要走之前鄭祥昕跟我說要去借書。」梁欣剛才著實忘了這件事。

「妳有看到他借了什麼嗎？」云綃問。

「沒誼，我站在門口等，也沒看見他往哪個方向。而且他很快就出來了，說是他要找的書被借走了。」

「之後你們就回教室了？」

「恩。」

「我們該不會要一本一本找吧天阿！乾脆調監視器來看好了！」書宇又再度發出哀嚎。

「你閉嘴！早猜到沒那麼簡單，但我們一定漏了什麼東西。」云綃

煩躁的抓了抓頭髮，又說。

「誒吳書宇，看一下你那盒子裡還有沒有什麼。」

云綃看著他再度拿出盒子，在手裡翻看後，果真發現了個東西。

「我剛剛沒發現，有一張紙誒，阿云。」

「寫了什麼？」梁欣和云綃一同湊了上去。

翻開了對折的紙條，他們看到紙上只寫了短短的兩行字—『作者無法做到所有的事，即便他早已預料到敗於六個聯盟軍下的法國』。

「什麼意思？難道他把我的卡放在世界歷史裡嗎？」書宇不加思索的亂猜。

「法國歷史呢？」梁欣也湊上一腳。

林云綃罕見的不發一語，只盯著紙條沉思，腦中好像閃過個模糊的想法，可是又抓不太住。

無意間，他看到還書箱裡其中一本書，封面寫著—Arsène Lupin(亞森·羅蘋)。頓時一切豁然開朗，就像縱橫交錯的齒輪被機關重新啟動了一樣。

「欣，放小說的架子在哪裡？帶我去。」

「咦？好阿。」雖然不太懂云綃想做什麼，梁欣還是點了點頭。

一行人來到了圖書館二樓，走到了較內排的書架。云綃張望了一會兒，走到第二櫃鐵架旁。

鐵架上排滿了全套的福爾摩斯探案，有四簽名、恐怖谷等……

他們看著云綃毫不猶豫的抽出一本書翻了幾下，一張卡片應聲掉出。上前一看，果然是他們在找的遺失目標。

「誒！怎麼在這裡？」書宇大感驚訝。

云綃遞過那本書給書宇和梁欣看。那是福爾摩斯探案中的一六個拿破崙像。

「再看看那張紙條。」

他們倆各自看著紙條陷入思考，過了一會兒書宇終究按耐不住。

「誒阿云老大您就直說吧！你也知道我頭腦不好使嘛！法國又不只戰敗一場，你怎麼知道是拿破崙啊？」

「真是的阿宇你上課認真點嘛！輸於六國盟軍的只有拿破崙的滑鐵盧之役啊！」梁欣也忍不住念了兩句

「可是我還是不太懂，就算知道是拿破崙，我會想到的也是法國歷史；或是直接找滑鐵盧之役的相關書籍，小云你怎麼會知道是福爾摩斯？」

「看紙條。」云綃用手指著第一句話說。「把它翻成英文看看。」

「Author can't do all the things. 是嗎？」梁欣說。

「那如果不看 the things，再把 can't 拆成 cannot 念看看。」

「Author cannot do all.....啊！我知道了！」梁欣驚訝的張大

了雙眼

「什麼什麼？跟我說啦～」書宇仍在一旁尚未進入狀況。

「Author cannot do all (Arthur Conan Doyle)，亞瑟柯南道爾，也就是福爾摩斯的作者。」

大地一片欣欣向榮，又是個晴朗的午後。云綃仍望向窗外發著呆，老師的教課內容一句也沒聽進去。

突然一隻手在他的眼前揮了揮。云綃回過神只看見書宇翹著兩腳椅靠在他的書桌前，一副有話想說的樣子。

「幹嘛。」云綃不是很情願的靠了過去。

「誒阿云我都不知道你有這麼聰明，你的成績也不過比我好一點而已啊，到底是怎麼知道的？跟我說啦？」

云綃垂下眼，打算一如往常的忽視書宇的話。

「就說了，剛好猜到而已。」